雷淵集 九

哀辭

祭文

伏念歲使遠在以審錄專直屢請袪慝荷何量示刪
子初非自附於修史只據前志芟煩就約私便考閱
而已不意誤徹 睿聽至有繕寫取進之 命愧悚
無措今雖粗成編帙尚有修補未盡者草本傳錄之
際且多譌字錯簡必須一經洗刷方成完本而公私
憂冗未遑點檢非不知再三 提問之下一向遷就
之爲未妥而將此草藁猥塵 睿覽亦甚惶恐且伏

念待罪下邑投進史書事而不輕未宜造次欲待早
晚還朝更假若干日整頓修潤備例投進盖此書一
出遂將行于世一代事實取徵於斯非可率爾為者
也願僉尊少諒區區慎重之意日後 胄筵更有
提詢之事善為陳禀俾免忙錯之歎如何

答余君受命膺

耶不知何以奉處方爲十分定論而以久留而不敢
復也文編固已熟矣詩卷全未寓目幸少寬之如何
卒業當人奉完計耳

與徐君受

日者忽承委致華牋頓覺別事攪心佳雨新晴伏惟
令候起居清勝盛藁七冊奉完古人文章不離乎學
問經綸可離非文章云然執觚墨而能經緯時務者

盖罕見矣能游泳本源者又益寡矣乃足下之為非
直詞華已者形諸筆端段段是有用物事曷勝欽誦
運思纂言雖不敢謂盡合古義說經論政七八策直
從胸中寫出氣脉周通精神映燭雖譬之縝瓚盛流
一滴不滲未為過矣自此益加淬礪不為流俗所汩
古人[illegible]

知言出其心矣雖然以　聖教深引則過矣其時
上意專於督出故辭令偶失於迫切之下深須其罪
仍附匡規之義可耳不當反復而實之自為遷延退
避之地也惟始之不謀也後來動用微見罅孔風頭
小盪雖不礙巨艦之遠勢又曷若自在不風之地進
退自由也世事難窮之下年方盛患無志耳不患無

可去之日執此而決以去僕未見其可也足下以為如何僕之好善如坡翁之愛酒自家不解飲酒而見人之舉觴快倒欣然而喜如其自飲良可笑也不宣

與或人

日者望見足下於南畝忻然將就語者而足下逡巡避之如有慚色甚不取也[illegible]

重吾事亦不廢也讀書倦亦可以負笑翱翔醼酒適野以勞我農人也董子曰皇皇求財利惟恐其匱之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爲士而皇皇求利恥也當仁義不讓於大夫非僭也春省耕秋省歛古者天子之事而以士敢不勉乎敢以爲勞乎非求利也經意也專於斯不讀書

忘仁與義也忘義必趨乎利則止乎庶人之意而已也其可乎陶子詩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則吾所師也伊尹之意也惟足下勗焉

答某人

辱書為賜然稱與過盛為愧亦甚矣足下以才識之卑陋為當世之憂而責僕以矯之之道夫矯當世非

今而師古者孰如韓子是豈徒人者哉然觀其省試
之作及其他求為進士時所為文偶儷繁靡殊不近
古盖其心急於取功名而黽勉而為此也其時主司
之所取可推而知之也夫以韓子而猶為時俯仰其
餘又何足道哉 國朝又尚儷文儷文之法善於古
文者固不能工也惟巧於尋摘黠於補綴者乃能工
而有味主司之所取者盖一切此類而此類又以其

類取之不如是雖取義於孔周借辭於游夏無以與其選矣嗚呼以此而求長德博學之士爲可得哉有志者或耻不爲舉業固善矣雖爲親爲貧而不得已爲之亦不當鹵莽至此也且士之重科舉者將由是而行其所學焉則其得不得必有命焉非可捷徑而求之也必捷徑而求之亦可所不爲焉雖力學古人

其拜復李君足下僕居簡而行迂其游多韋布之士而竊聽於其言而知有足下久之日者從子公佐袖致足下所賜僕書且述足下之言似將有意焉者古者大夫士相見有道為是之嫌不遂以躬而先之以書耳僕始發書而喜喜者僕之疎愚無取也以足下之賢而先施之雖其推與過情有不足當者豈亦有

一二見取者乎所以喜也繼以愧愧者蘧伯玉衛之
大夫也晏平仲齊卿也孔子見之未聞為是嫌焉見
賢之心重則聖人亦不用小節特僕不如彼二賢耳
何足下先見其小節也所以愧也書末乃期僕於江
湖之日僕於是誠服足下之仁能以古義為人謀而
又幸不終見遺也敢不重拜賜焉然尚有可覆者章

而謂多少可知爾意而有以多求寡固古朋友之義
至若推褒過情稱謂踰分則匪僕所堪也雖然學問
之勤不可以無復文章之為道也亦大矣自古聖賢
之德行經綸必假道於此而導達其精蘊發宣其光
輝此彖象典謨之與天地侔其高厚者也烏可易以
言哉自夫九流作各尊其師言其學而大道散而文
術壞文章餘事云云蓋後之君子傷時之言耳古之

聖人未嘗以道與文二而言之也雖然文章與世道相經緯惟天之予我者與聖人同則斯文無遂喪之理有能思以精其嘕學以一其真以正志完氣多畜而時出之夫豈外此而復有所謂文章者哉第患難其人惟乏下勉之所索鄙文不欲自諱其短拙以二

可以此刊行名之曰[illegible]

垂後之意亦豈諸公忠實奉公之義哉竊以為不然也且此書刊行有三不可去秋入侍時伏覩 御製序文則賜名以 皇明通鑑不用綱目之例而鄙書則立綱分目有乖名編之 聖意此其不可一也明季事實為今所諱者十常八九是處誠難為啼笑也 聖旨難慎固自深遠而鄙書則 崇禎以後繼

統以　三皇妄存筆法此其不可二也且鄙書雖云
編帙粗成尚有修補未盡處草本傳錄之際且多譌
字錯句而床第況因未遑刷洗要之為未完之書耳
以此垂後安知無有識之譏議乎此其不可三也伏
聞再昨　筵席大臣請以李氏綱目為本隨加添刪
用此速成云不害為因便之論也李撰綱須盡多可

明命當大任將以其言為法後世而先失忠信於朝
廷之上竊為慨然迺鄙書刊行之有三不可前書盡
之而其第二段必先從容導達明白稟定然後可以
決其用與不用而今見諸公　筵奏一言不及於
崇光之際殊非作事謀始之道又乖告　君忠實之
義未曉其何意也今日又聞有入侍之　命必以此

一段取裁於 上前恭俟指揮毋若旣往之踈迂自
取日後之尤悔如何固知鄙書一經 宸覽立見斥
退而此在 聖朝非美事在賤臣為罪祟何諸公思
之未熟也藉令鄙書請可以裕用者若欲割裂義例
為附錄或別編則非當初纂書本意寧被大何不敢
承 命此意深留商量公私甚幸

答俞汝成

雨中詩函頓醒慵眠其為欣潙何異蓬門迎笑時耶二什詞古而旨澹殆欲起古人而與之遊非流俗所及也昨日有籠鶴相贈者政爾娱矣来詩苔徑仙鶴之云乃為真識實境尤可喜也

答俞汝成

昨也見其来不見其去殊可悵然房中俱非惡客何惜一辭而歸耶恐失之太隘也宵還文況益佳否僕一日暢懷亦老年不易得而旣不與之下接席良晤則還覺悄悄可蒙繼此而得見否近有數篇詩文欲以奉質重顧毋孤此意

答[illegible]

一遂之榮耀區區琢荷何能盡喻盖忠謀德愛服之在心久矣僕雖老屏詞翰可不勉思拚和以答故人之賜耶

公轍婚書

某白伏承嘉命許以令孫女旣室僕之男公轍竊以指髫成言婚媾之好是講結髮修聘室家之儀孔嘉

恭薦物章大尉遅暮惟令孫女早襲閨訓可卜李女之有齊而公轍幼蔑庭闈徒知少子之甚愛猥以臭味之近獲遂扳聯之榮呂張之風範相傳何曾十籯之遺向平之婚嫁已畢方謀五嶽之遊忻幸之私敷宣曷既伏惟尊察謹狀

可慰雖不能功施當世名耀簡策亦能少展其才志
俾後嗣有述焉可慰藉令死者有此可慰者而無其
可哀者亦何益於生者之悲哉今君之死其可哀者
盡有其四而其可慰者無其一焉長逝者魂魄必有
窮天地不滅之恨而生者亦何以忘其悲也嗚呼尚
忍言哉昔君墮地之日乃其先君子下世之三月耳

我姑母銜哀處恤未嘗忘死意豈在𢒼我曾王妣憐而育之當此之時毋有必危之勢子無一全之理一家岌岌惟恐我姑毋之不能活尚何望君之得無死也以天之靈先君子之澤君乃寢長以至學語讀書則我姑母常撫其頂而泣惜不令先夫子見之也然有以自寬者冥及夫勝冠受室[illegible]

孝乃今受天祐矣孰謂事之大謬乃至此邪君之生
不爲女子而爲男子不禀於昏濁之氣貪戾之性而
有清明粹美之質踈達豈弟之行不死於襁褓之中
而得至強壯抱子以悅其母心者豈非天悔禍于先
公而培埴其藐孤兒以明其所謂報施之理者乎今
又中道而夭奪之何故哉將欲夭之則如勿生旣予

之艱又奪之忽使我姑母萬死一生之身備嘗人間之窮厄而使向者區區之樂為一場戲劇而止嗚呼天胡快是焉抑未知天理冥冥其始終之予奪禍福者皆偶然而然而顧無所主張者邪抑上天本仁而人事有未至攝養違道醫藥迷方而天亦無如之何也歟是可理也其所謂命歟亦有非命而謂之命

不可以風矣余甚愕然然未始以為憂也五月四日夢見君依山隔水舉手以辭若有遠行者是日將走洛問疾而道承君訃嗚呼痛矣聞君之病而不亟来相守乃使君之䰟夢余而告訣是余為負君於幽明而君之愛我死且不衰也嗚呼君之孤年才三歲衣不盈尺而瞳眉秀瑩頫若壽以貴者吾以是入而慰

姑母而出以哭君而已撫棺長號終古永辭伏惟尊

靈鑑我哀衷尚享

祭二姑母恭人文

歲次乙巳十一月十八日壬子我姑母恭人之喪及

其先夫子通德郎之柩會于廣陵之陽同日合窆盖

遷舊祔新用邇其亡子女壻之家恭人遺命也

躬聽厥所籲顧將降大凶于厥家亟勤厥命俾厥寡
婦孤孫罔或胥賴以生嗚呼喬父之死也以是藐諸
孤托之恭人以恭人一切為心而隱忍不死者徒以
李氏一孤兒耳彼方饑仰餔於恭人之食彼方寒求
煖於恭人之懷惟恭人不予委之若遺遺孩彼方戀
慕啼泣繞室而求跂門而俟惟恭人日遠莫以反期

告不寧兹孤孫有怨于恭人死者有知喬父必有問
將何辭以對其必曰謂女爲兄者二人在吾来舉葸
子寄焉垂涖而屬之屢顧而申之其力之攸及二子
者必盡之焉尚享

祭伯氏文

之所倚伏而庇賴一世之所推許而期望者一則曰
公二則曰公出則如麒麟鳳凰之游於野婦孺指以
爲瑞入則如嘉禾美穗之充于囿親戚恃以爲命天
之生公蓋不偶然而公之受任于天者亦若是重且
大故其所淬礪整飭以修爲人之道者亦極備而無
缺事親致其孝友兄弟盡其愛育妻子必以道接朋

友必以忠信事君期於無隱文章必以潤色王猷儒術必以經綸當世又壯年發跡進途方闢而天不惟不培埴而成遂之乃反夭閼其始苗芟刈其方實無復有毫髮顧惜之意而百身不可贖其死一日不能淹其命嗚呼天乎初何為而生公後何為而死公

其成遂無異慈父之保赤子而惟盛衰否泰之運往
復推嬗丁乎盛且泰者庸夫凡才猶足以各售所長
而盡其天年丁乎衰且否者雖有聖賢之才卒無所
用之而先中其禍此賈生所以自傷而後世爲之悼
惜者也然賈生得遇文帝一歲超遷所論建又一二
施行未可謂窮也以彼之經術以彼之文章特爲大

臣所惡屏死長沙卒不盡布其所學則謂之窮亦可也賈生之壽盖三十有三公之壽亦僅三十有三嗚呼此孰非天耶孰非天耶向見公南遷詩中多引賈生自比豈公留滯瘴海素多疾病自傷年壽之不長而有賈生之悲也歟雖然公之姿禀近道中和不偏

造不才不夭乎不然公何以死哉或曰公太早成名太盛盛名神所忌早成不必遠到然乎甘羅奚以至卿相李泌奚以封侯且自古有盛名而得其壽者亦衆矣天豈有厚薄於其間乎或曰公病而貧不能自將攝致此然則謂原憲貧而死乎將謂顏子之死死於貧乎二子之命懸乎貧不懸于天乎慟矣慟矣昔

我慈母生我兄弟兄年十三弟年十一而慈母棄世臨終屢顧而欷曰棄汝而死乎又指公而泣曰汝若是長矣吾不及見汝婦矣當是時家大人左公右余劬勞如慈母王妣鬻衣裳以供衣食余兄弟賴以得濟時時相語其時事未嘗不相抱出涕也豈知公今日僅得慈母之年而

者二十餘日而卒無效則又製文躬禱于神祠既已
淂愈公又善病家大人憂之甚公雖有疾不至卧則
不自言強笑言如常日或離親而病則慮其貽憂強
起書字家中事巨細皆錄獨不言其病病甚而倦則
必留人竢少間復書至於皮緘亦手書丁寧戒其使
慎毋言我病恒恐以已之故貽親之憂洞洞然心三

十年一日矣今乃以窮天地無涯之戚遺其親而曾
無一分惻怛顧戀之心何哉慟矣慟矣公平日愛余
無間於己視余子如其子有妹不幸得廢疾慈母之
所嘗憐愍者則公對之輒悽然飲食起居爲之左右
相須問飽問飢呴噓寒煖殆令病者忘其病焉頃年

明風流蘊籍推其孝友睦於宗族隱恤貧窮存撫孤
寡若飢渴之在身仲姑母李氏婦既寡且獨公實相
其家姑母甚賴之嘗稱吾無子而有子臨歿為公而
泣托其孤孫公泣而受之及兒有疾為之廢寢食夙
夜于兒側時公孩女得疾甚危公過家門不入見鄉
黨為之感泣皆以為死者復起生者真可以弗愧矣

天道有知若此者宜受為善之報而不惟不得蒙福
乃更得禍寡其妻而孤其兒若為之報仇者然何天
之道如是也天之生斯人也欲其率所命之性也欲
其修所敘之倫也率其性修其倫莫過乎敦孝悌而
恤孤寡又自孝悌而推之者也天下能行是道者亦

若其愛好之詠歎之則盖自童年而已然每讀其詩如瑚璉之陳于明堂也韶頀之奏于廣庭也真澹之音春容之聲一唱而有遺音此於公雖為餘事末藝猶可以秉筆館閣作為雅頌以鳴國家之盛事而天奪之速一無所施使其俊逸之才敏妙之識齎向九泉與土壤同朽而觀今之世無以代公則烏得不痛

恨而嘆惜也慟矣慟矣公之謫朗州也余從至沙川
公飲余之酒取余手中扇題詩爲別手跡宛然如昨
日嗚呼朗州雖遠猶是人間地公及余皆少年亦有
相逢之日尚且舉杯相寬賦詩爲別又嘗病中一夜
三夢公懷思欝欝作歌十二章以抒其不平況乎今

下自是厭居城市間嘗一入嘉陵愛其山水遂有卜
居之意手畫成圖以示余近又往来松楸種樹數百
株常欲奉父母挈妻子誅茅并屋疏食菜羹以為樂
而余將賣東間妻鬻簪珥以圖數頃山田畫室偕作
以從公志孰謂此計方始而公遽棄我而死乎慟矣
慟矣公歿後七日而逆賊犯闕兵戈搶攘余奉公柩

全家出松山又為省孫兒入嘉陵林泉村陌髣髴如公所畫西山僧野老之與公遊者能言公入山時事為之齋咨太息余亦相對垂泣至於慟哭也或曰死生有命脩短有期天下云云夫孰免此以此寬余者有之矣余亦始聞其言心中豁焉自以為人之所惡

生無益于世死無損於人而垂白滿頭髮而不死公
獨奚負乎天而止於是歟綠樹生陰黃鸝亂飛思與
公賦詩而不可得矣山日初長新陽在户思與公讀
書而不可得矣一間茆屋欲與公共處今則已矣一
簞麥食欲與公共飽今則已矣一莖苦菜安得與吾
兄共嚼一領弊衣安得與吾兄共穿獨有遺文一篋

相隨来此時時開卷手澤猶新未嘗不抱之以慟哭嗚呼以公之德之才誰之弗如又何試而不可而不能公卿荒田破屋愚夫愚婦皆能有之而公則求之而不淂且公非固猒富貴甘貧賤者也由其道而淂之視萬鍾若已固有使公弗樂乎此而有志乎彼已

稀至八九月不病公深自喜或冀其遂已去根也孰
謂公竟以斯疾至於斯也公自始病至臨歿其間五
日卒無一言及於後事以公周詳縝密常日措置家
事致有綜緒未嘗一事放過南遷日寄書家中凡百
寢食契活之狀連紙細書必如身莅而目擊之務令
家人寬其憂念而今於死生離別之際獨不肯一言

何哉豈有惡鬼相逼不假須臾之命而胸中雖有萬端遺恨不可發而爲言歟將謂臨命悲苦之辭適足以重傷親心忍而不言寧使已齎恨九泉爲不瞑之䰟終不忍以一息未泯之前貽戚於慈父也歟慟矣慟矣公疾旣革命侍者布席北首顧余者再余撫其

不必待其言之故遂不言歟嗚呼是尤可戚也已余嘗謂公外清而中實剛雖不得耄耋猶可以中壽余雖少公二歲中實脆薄猶難中壽今而以吾哭公又何也公既先我而生自今二三十年之後雖先我而死吾其如何哉今公已死而吾年尚少吾之壽從今幾年也未可知其間未死之前無非思公之日心非

石木何以忍此嗟乎已矣吾不復有樂於人世矣慟矣慟矣公之出身事　君纔三月耳胸中所抱負一無所展布雖儕友之雅服公者徒知公有文辭之美而不知才具之備徒知公有修潔之行而不知操履之剛大公自爲諸生時已有經世之志恒言謀國

流者盖發源乎風雅流波乎漢魏之間放洋乎盛唐
之際達于宋明　國朝附焉手録文八九卷古文余
實相其役春秋三傳太史公班固及先秦以下古文
所載唐宋大家既皆與公共編具有目録將圖善書
者繕寫成帙而今則已矣嗚呼惜哉公之編摩與事
已十有餘年矣討論取舍考較同異余未嘗不與聞

緒論規模粗立法例畧備而今忽失公惟吾獨存雖欲繼此爲之譬如良工構大廈未半而忽然起去拙工在傍茫然弗知所爲雖然決不令公之宿業遂至於湮滅無傳當與二三子按其成規續成此書公之遺稿公歿後益可貴重而殘篇斷章散在巾笥悉加

時運帖常棣章其餘散紙所書殆不可勝數往往箱
篋中得公戲墨觸目心驚如見千載上異蹟然太半
是十數年中詩文碎藁而日月皆可記則展紙未半
眼淚紛紛已不勝抆矣人於兄弟之死雖無才之可
惜夫孰不盡其哀也今余哀之惜之之心相雜而并
出譬之如斷右手未始不愕然驚痛而後知惜之也

然痛有已時惜之之心隨事輒發終不可忘而惜之不忘哀隨而動嗚呼已矣謂之何哉吾聞佛家言人死一氣未泯有輪回之理且聞公病時夢語上帝呼我嗚呼公禀氣極清終身為善其䰟必貴且靈其將乘雲氣挾日月上朝玉帝為真官仙吏乎抑將明而

嫠婦得以依賴為生以寬父母之悲以塞門戶之望又將鋪公言行以俟立言君子述以為文樹之墓前俾厥後世有徵然後公竟魄其冐曰吾有弟吾死之日亦可以下見公地下而無愧色矣日月不淹窀穸有期一隔厚土千年莫開朝夕拊棺之慟又將不可得矣維揚之山有松有梓維揚之水有蘋有藻我祖

考祖妣八世實宅于茲我慈氏亦宅于茲公其歸祉
是安是寧慟矣慟矣山石可磨而窮也此冤不可窮
也江流可挹而盡也此恨不可盡也神思怳惚如癡
如狂口占成文辭無倫脊心中所欲言百不舉一惟
以蘇長公詩中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来生未了因

已全之說何天之道不常也豈子已盡子之壽抬之

當死而死於衆怒之中則在子爲寃而在天爲不仁

而死於既朊之後則在天爲仁而在子爲可以無寃

歟吾深思而未淂其故徒爲君山而悲尚享

伯氏小祥前一日祭文

維歲次己酉三月初七日辛亥太華先生小祥前一

日也舍弟有容謹具菲薄之奠昭祭于靈筵而文以
告哀曰嗚呼哀哉自先生沒親戚朋友之傷悼而歎
惜之者愈久而愈不衰或曰是天也或曰是人也惟
不敏則嘗受言于先生矣竊以為天也非人也先生
之南黨也顧余而語曰太上行吾道達吾言毋貢乎

猶中之書可以賢見其事君大節而言不見用乃要

得禍歿未數月逆寇稱兵而其所謂負　肅廟累

先王者柄用日益專意氣日益洶洶有觸其鋒禍輒

隨之先生而無死得見今日其悲憤憂歎必有十倍

於前者而其禍不止於嶺海之外也然則天之生先

生亦已寘之不可久之地而假使不死於前年吾決

知其壽之終不能長矣天之生材固欲以有為也及
為氣數所闕而無所施其用則又攝而還之使不辱
於溷濁之世自古有志無命者亦若干人矣至今千
載之下尚令人流涕今又不幸而於吾先生親見之
嗚呼哀哉是孰使之然哉昔先生歿也七日而亂作

時之意欲得數畝田園躬耕漁樵拾以養老寡嫂孤
兜接屋并爨教子以經史女以絲麻優游以為樂以
追先生潔行遜志之意而顧視四方無片土可依近
又靡祿　寖園求解之不暇其不為苟然之生未可
卜則未嘗不撫躬自悼益悲九原之不可作矣伏惟
先生哀余之志鑑余之誠歆此泂酌尚享

祭外舅竹里俞尚書文

維歲己酉六月甲戌宜春南有容使其妻謹具清酌

時羞之奠昭祭于外舅故禮曹判書竹里俞公之靈

而侑之以詞嗚呼我思古人古人邈而旣見我公士

人可知古人不遠在公厖眉退視一世粉盬爲施不

知其所[illegible]

惟不言以身視親久乃有得謂公我師簡靜其守端
方其姿默而養之穆然自持既而聆其音而琅然接
其容而溫然使夫人欲起復坐神和而氣夷衆囂囂
於雌黃不激不隨衆孳孳於榮利不磷不緇蓋妙年
蜚英出入榮華而循序不躐讓而得之顧何嘗藉恩
於人主借譽於要歧端委廟朝盡力乎王事則克儉

克勤有詩人退食之儀退處丘壑逌遭困躓則九節之杖一編之書歗詠起居與樵漁為群而愈見其怡怡所以能仕宦四十八年榮辱險夷之萬變而不以憂喜于色辭此固衆人之所不識君子之所共推公之所安天之所禧嗚呼余實蒙陋公不遐遺奬勵期勉良不畀畀屢辱台函々酒々詩篇甲德學樂々之

潸然至慈逝何言悲矣出自肺腑隨命以追我淚其
滋四月壬午敢以公疾詢于元龜布卦得遯卜人其
咨其繇伊何幽人在谷言采其芝公既退矣又何遯
爲噫可知矣龜不我欺君子鼓缶在易之離公庶幾
以之何適不宜公還京第病日益奇迨其既革公亦
自知其難治惟憂國一念譊譊乎不可忘其他死生

丁寧之語一未嘗顧婦子以詒詒今公雖亡其精靈之不與公俱亡者必不隨異物腐散而追　寧考於天上翱翔乎玉樓與瑤池嗚呼新鄭之南有村曰倫溪寔維公先人之遺基有丘曰鳴巖亦維公疇昔之所上下而游嬉謂公來此黃冠而鹿車今胡為此素而玆惟平日之所樂尚焉[illegible]

心不能自已者良以與子者多也嗚呼子之事我如
蔦事漢貧而無寃維命之安窮而無怨維善之為其
他在天而不在人者皆無足動子之心子之知我如
鮑知管知我不急功名而口不言仕官之事知我喜
為文章而仍勸以古人之業下第而不戚知時不偶
也獲祿而不喜知非余志也蓋子之為婦能盡其道

而卒以窮死焉則余之負子者可推而知也負人於
生猶後之可圖負人於死而又何追焉此余之所自
哀而不能忘情者也嗚呼尚享

祭内弟沈泰而道希文

維年月日宜春南有容以清酌之奠祭于内弟沈君

伏陰窮幽易邃旅龜之蹤潭屋洞阻維神而

秘茲乃利涉庶幾神賜何德不疇獻以一觶尚享

祭三姑母謝人文

維年月日有容謹以清酌潔羞昭祭于三姑母謝人

之靈嫩我祖妣德維女模婉一之訓適成諸姑謝人

清靜行出文儒相攸名家載襲多譽敬恭自居秉終

如初烝以采蘩公姑饗且燕以鷄鳴君子樂胥潔我
蘭珮舍彼璣珠蒸我素質洗彼臙朱崇內薄外與古
爲徒維此懿範可列女圖惠于窮人妃辟濡枯譸譸
閟勞孤嫠色敷憐余靡恃若子視余曾不毋事小子
其辜千里銜哀載祖靈轝言豈盡情有涕漣如尚享

之在空夫人寧哉新定維丘大夫維宅愛予非違吾
婦之塚間以三宿吳季子而信也魂氣無不之也獨
不知死者有知乎抑無乎已矣生者妄意其有乎夫
人哀哉早托门館受恩猶子而小子不敏不能視夫
人猶毋也業也之于夫人鞠哉而不克贊其婦以及
亦不及其弁也謂其康寧胡耇以長一隔幽明萬事

皆負瀝酒長號以寄一哀而已夫人昭哉尚享

祭東溪趙錫汝龜命文

維年月日宜春南有容謹以醪果昭祭于乾川趙子之靈子心清水子貌秋蟬蟬蛻于枝水復于淵其存澹如其逝悠然林風嫋嫋汀月娟娟嗚呼哀哉尚享

一官取備仕已作已君令公喜君令公惠公心洽如
不被外累獨喜為詩若芻豢嗜凡厥所遇悲愉笑詈
一發之詩恣其游戲蓋公斯術既富以異公惟逡巡
不自為技觀世蓋久意愈不適東闢遠客一馬一僕
呲盧崛嵂狎觀鯢鰐六句迺返百篇衛橐執戟以笑
敷腴其色神志陽陽聰視勝昔謂其康寧胡耇之獲

胡天弗吊中遘凶毒哀孰可忍垂白而獨心肝內賓
精華外鑠七稔于茲其半褥席浸淫罔覺遂及大单
嗚呼哀哉皐復前夕公憑其枕我拊其足我言達者
之死弗惕我喜其曠公謂奚若公笑曰嘻死者無感
死而遑感惟生之惑顧視孤孫哀若而尺公實閔女

稈穗可數風淒日杲其雨弗雨弗雨胡穀弗穀胡民
國而無民何以事神　辟王首春躬耜于耤神於其
時實受圭璧享而弗報所怒何在我　王孔瞿我民
無罪維守土臣怠棄厥司獲戾于神遷禍烝黎稽首
壇壝肅俟何誚維茲黍稷出自南畝神尚右之哀此

艱難畀之霡霂潤澤枯乾毋虐毋徐旣卒大惠我民
無急報爾牲幣

祭溺人文 永春時

有穿竇為主人所蹢跿涉于河遂溺死焉認
之奉化縣民也余聞而哀之使里正班玉卿

家孝友在邦忠信聞公之風者夫孰無歎公之心豈
弟樂善風流愛士見公之貌者又孰無親公之心然
而烟蓑月笻嘯傲江山澹然而忘返則人或疑公有
忘世之心而酒酣忼慨未嘗不下袁安之涕擯杜子
之眉則吾獨知公有憂樂天下之心和光遯志與物

無忤則人或疑公有混世之心而立朝東山之志珮玉枯木之形公雖欲與世同之有不可得者則吾獨知公有超塵絶俗之心蓋吾與公結交十餘年之間所講者惟此心而吾則謂頽尾求田未衰告老吾與宜叔之所宜而公則未可也公亦愀然不樂以余為知心蓋進而居廊廟而參台鼎也退而處江[illegible]而

[illegible]

言而遂吾初心公靈不遠敢矢此心尚享

祭俞子章 郁基文

嗚呼子章我友寡矣哭之又多將子無死子死謂何子之一身惟有冲和發我天機如酒入腹龜淵月古菱江烏白天地寥濶惟我及子我今病矣况子已死

俯仰一世颯如秋風撫棺長辭有淚沾胸嗚呼子章

尚享

祭四姑母謝夫人文

維年月日有容敬祭于第四姑母謝夫人之靈祖妣

晩年子女為娛諸姑來集笑言紛如夫人曰否婦忌

纍色謝聲中惟見綴袱飾而言渾然不滓而已矣夫
靡靡為聰明便慧者非其所能且非好也以此女於
家婦於夫之家常見愛于尊長之賢者有女婦者私
喦以汝父母之為女子頤得其如此可止矣雖其早
死亦庶幾無憾焉已矣葢汝十三而孤則以余為父
常喜聞讀書聲至幼而無父曰孤輒汪然大泣汝時

未識字也余聞感於聲者教易入也遂舉詩之正風而訓之若二南鷄鳴常棣皆其所誦而習也故長而居其群顧能重倫義薄貨財出言婉而有章有先伯氏風自吾大人愛之逾諸孫惜其不爲男也然與其男而早死無寧爲女子不見貴於人而得引其年壽以爲幸也烏乎今竟死矣寧不哀哉豈不哀哉女之

老碩山之葬余老嘗臨穴自殮及綍而余未嘗哭
以文焉非負汝也病未力焉明日之辰以汝〻木主將
遷于廟後雖欲一餞余哀無其所矣心焉怛悼如悖
如醒力疾爲辭長號而告之汝而無知其亦已矣汝
而有知能不格余嗚呼汝身在目汝竟焉在將星離
雨零泊然而止者乎雲映月舉瑩然而來逝者乎君

子之室椒蕙如焚暨余来者維彌及輔汝寧汝魂歆
我一卮嗚呼哀哉尚享

嵩陽書院三先生春秋享祝文

哀辭

李老 堈 哀辭

俞子成 默基 哀辭

李獻可 獻輔 哀辭

金村人哀辭

顏色孔夷四體克敏興仁于家亦幹其蠱匪教伊肅自中尺度諸親父執愛好惟恍曰此多矣何必百男吾衰愛閒簪笏匪情時汝可仕（時時其亡也而矣言往拜之之時）歸耕優遊暮年俾汝餬余每言及此笑樂紛如噫其已矣萬事謬悠俾余嚋依而敢死乎自始遘疾曾不

六辰殘書在枕巾屨不塵謂汝寐矣胡晏不起謂汝
出矣胡宿不至既浴于牖乃束乃縛乃戢之木莫寤
莫覺六親環哭于遂于几噫嘻悲矣其眞死矣汝年
十一乃慈見背哀此伶仃靡兄靡弟恩斯勤斯以爺
以孃既冠既室亦登于庠謂其能子死毋之瞋胡天

不泯者氣以此思哀哀亦無幾嗚呼汝之資性豈弟
通敏爲孝盡已處物無眕族有窮羸維汝是因友無
賢愚維汝是親余實寡學遇事滯迷有疑輒詢言必
可稽商論典故語默進退衆所繳紛單辭以蔽將美
救闕至善以啓肆余立朝偉逭大戾嗚呼已矣余今

安佚如聾矣相四顧迷向嗚呼汝之姿相骨清局正
幼也似魯長益透警學學文藝不敎伊能出入膠庠
志氣飛騰遂闡兩解妙年小成汝維不滿噫手大鳴
先生長者咸曰此子不棄之材有用之器耆齡大業
以勉以期孰謂方強一疾遽萎上帝本仁先祖積德

怡怡聰[illegible]畫[illegible]畫與屋有圖書圖有[illegible]蘭人亡猶在

滿目蕭寒心非木石胡忍于茲羨汝長休樂汝無知

驚憂薰腸文不抒情隶燭呼寫爰命俞生凡所欲云

萬不揭一汝雖不飲尚亦一啜

祭亡子墓文

嗚呼哀哉自我哭汝日月幾何禍有未艾庵羅大故

我奔自西弗逮含斂吽號穹壤有覥橫目罪咎滋多
益思汝賢汝昔事我弗違跬步咀疏穿結怡愉晨夕
雖無藥餌我疾如瘳雖無旨濟我食每飽安命致身
孝子之養我迷不覺有愧九原扶縗策蹇來哭荒阡
瀝酒長嘷訴此哀衷有知無知匪我攸度嗚呼哀哉

嗚呼懷哉去年此日既晡之夕汝疾乃革依南牖而坐羞謳吟焉曰長年短年死一耳夫奚足戚也盖自知將死而欲以慰父母之心也昏星初見旣絶而復先子拊屍而哭之良久出坐外堂使人止余之哭曰毋以安化者之心余自是於先子之聽不敢任情哭汝也是時汝婦有子在腹家人不忍告旣娩而後乃

告汝婦爲是重慼用死自矢然時時從婢御問余食未食云則爲詒一匀否則閉口余於是爲之強食者多嗚乎慟哉余罪在天延禍一子而殞寘不悛食息自如鬼神憎疾降毒未艾其十二月先子奄棄諸孤葖以憲迎甫百有餘日而六月庚子汝婦又從汝而

然而已歟生者之悲日月既遠卒歸于忘而已死者
之悲獨幽欝而莫宣終天地而不窮余於是實願死
者之無知也嗚呼慟哉疇昔之夢玄冠衣素披帷而
入者非汝也歟顏色數腴云自松山維廣及楊不宿
春以邇豈汝之魂往来省侍于先子之側怡愉晨夕
無減人世之樂否乎汝之来我也先子豈其無寄聲

乎而汝不致一言何歟斯可慼也汝婦之死適遂其
志亦果有不昧者存而遇則相識行輒相隨和樂如
平生而戀彼穉女呱呱之子竟亦斷諸心而毋悔也
歟其果然歟亦泯然漠然而已歟使其無知吾之悲
無與於汝苟其有知余亦幾何而不從汝以樂而其
[illegible]

吾汝以訣其窮天之冤徹地之恨必在於老父之不
幸養而死後之托惟汝一人是賴遺腹之男也而旣
絕之血緖復續則死者有知必以是悅豫于冥冥而
保護鞠育之責亦惟汝一人是賴以汝純孝至仁獨
不能隱忍十數年之命以承亡夫之志而卒令老舅
稚兒無所恃以爲生汝果何忍於斯乎汝果何忍於

斯乎嗚呼慟哉汝自幼少以小學律身循蹈禮則罔
或踰越雖其至慟熏心必不敢徑情直遂以傷大義
而今竟至此者未必非余之咎也嗚呼尚忍言哉吾
兒素劉壯汝甚脆弱吾常以汝為憂而不虞吾兒之
先汝而死也昨年此時吾兒寢疾數日而汝亦病動
台之症幾[illegible]

之開諭百方而莫能寬其悲弱女稚子之婉孌可念而無以慰其情泣血而辟遠然歸盡而後已豈不哀哉豈不寃哉向令汝竭誠於方病之際致哀於始死之時得盡為婦之道則汝未必死雖死亦不若是之决也邪此余之咎也此余之咎也嗚呼哀哉人之所以與天地參者以此心耳死而能不負其心則雖不

幸短折君子猶謂之正命其脩其短何足深較若汝之死律以君子中庸不知果何如而其立義也皦然以章秉志也確然以貞真可謂不負其心矣汝在吾側視下而色夷言若不出諸口固喜其柔婉可則而亦不意其中之剛立乃如是也乃者鄉黨諸公謂汝

[illegible]忠信爲臣[illegible]之
婉婉令人之賓之友謝慎其身亦有淵識曉達古今
儀刑家人尺度在心親戚孔樂曰此夫婦易之幹子
詩之謝女茀祿之求荼毒之遘歲行在戊仁人乃去
維時令人矣心如刀匪夢匪覺與死爲達已乃幡然
曰余敢死孰子我孤我宗何施手撫孤兒有肖眉頷

恩斯鞠斯心焦髮落凡二十年若驚若懼孰不予卹
莫如是母彌也孝仁亦蔚其文圭孫秀好日誦千言
宗祧百世永言有托何以臻茲哲母之力持危定傾
厥功茂焉令而下從有辭九原維揚有山伯氏攸宅
疇昔夢之紛其笑謔癯顏皓髮亦淍之濱瀟然下拜
[illegible]

若是道之[illegible]墜生不負天死不負君而不愧為忠貞
公之孫其又何減且子之生也不以用舍得喪有就
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長短有責於天是皆不足
云也余所悲者子之為人蓋已兼數人之器矣既發
之以高科又輔之以令名使之取重於當世若是者
殆天之有望於子也子又以身任當世之事正笏臺

省義勇俱奮而先達鴻雋之士爾然歛衽想望其風采若是者子可以無罪於天矣卒乃拘之絶處之墟去慈母之養處魑魅之群窮餓困悴之不足而必殺之乃已若是者將謂之天乎謂之人乎余黯然深思茫然不得其觧逹爲子失聲而長慟嗚呼余未老而

指歲以期而不及焉是猶有憾於壽矣宦躋三品未
為無位惟賢子推恩之榮指日以期而不及焉是猶
有憾於位矣孫曾數十未為不蕃而惟玆一介藐孤
孫鞠育七年備嘗艱險僾之七八年庶其見成冠有
室而亦無及矣是則余有大憾於天而公而有知必

眷顧不寧于冥冥也嗚呼余家奇禍忍說龍蛇歲月屢更枕淚猶泫而孰知余悲獨公在耳則煢煢策蹇朝往而夕歸者數矣公亦為之倒屣一笑一涕造次相闌而擔亭觀碁隱屏行酒跡則昨日事已千古嗚呼已矣今余之哭豈直為婚媾之好而為慟也歟抑

浹月斯亟夙夜焦勞體不貼席齋心禱天願以身易
迨兒向甦君已疾作勸我還寓畏我入覲叮嚀左右
勿以實告六親俱遠委命嬢僕藥餌迷方浸淹罔覺
諄諄在兒日訊寢食曰安則喜謂死無憾嗚呼是心
神明監燭不福伊禍報施胡錯我知其故誰怨誰嘖

無善竊名蔑功懷祿神實罪余非君自逑我惟踈性
不樂時俗君惟貧婦安此澹泊早晚歸田矣言挽靡
每懷及茲怡悅其色今焉謬悠萬事成昔身計踽凉
在家如客欲盡態衷恐君怵惕日月流邁奄及窀穸
惟茲一丘余所新卜孝子佳婦宅茲下麓君其安魄

之不寐想必痛泣於冥漠之中而余則猶以兩塋同
阡體魄相依少慰此悲疚之心其亦可慽也已爰具
薄羞畧抒哀臆爾毋永傷尚歆在玆

祭外舅俞尚書墓文

有晏公所若堂以韓子孫環侍如出而歸日月幾何

桑梓成園人間存歿涕不勝揮謂公有知不我遑悲
謂死無訛悲亦奚爲其來瑩瑩其去遲遲臨風返袂
白紛其鬚酌彼泉水敬陳一卮公庶顧歆夫人右之

兪夫人忌日祭文

吾與子同降於戊寅至今甲子一周而子之墓木拱

愛此猶為目前一樂而又悲其父母之不可同此娛矣也悲子之不可同此嬉笑也則吾之窮獨益可悲蓋樂與悲相雜并出而畢竟悲甚於樂矣嗚呼悲哉吾家祠宇舊無生辰設祭之禮顧無以伸此懷而于之諱日乃在初度後四日茲因奠薦畧抒哀臆子尚

来格毋我遠而尚享

天柱峯祈雨祭文 以下四首成川時

澍靈維嶽雄鎮玆州允民有頼維神是求嗟今亢暵在夏秋交鋤犂甫訖赤魃逾驕風凄日杲寸霡不滴昔茁今萎場圃如燬半歲攸力一日虗擲痗心恫髓寧受熬灼皮燬奚罪鬼我不德維其疾聲于何因極

維茲控急舍神奚往天柱初禋菲誠未格申舉牲幣
于神敢瀆縱不我顧可哀呱呱冀垂神功回瘵為蘇
薰以解慍霈用浹髓萬姓承釐百世報祀

香楓山祈雨祭文

神道雖遠自我視聽凡民疾苦有叩斯應我穡之初

立苗孔臧云胡夏季蒋羅灾殃震風淡旬庚旱踰朔
火熱生驕石燕濟虐有種皆瘁無流不涸稈穗黃槁
原壠赤圻累萬生靈如在焚巢弗假勺水曷沾其焦
於崇楓嶽西土是紀毓靈儲異普施功利噏風噓雨
實司其權群情同望神豈恝然潔我牲幣蘉我忱誠
[illegible]

虔報無斁

祭從子公弼文

維歲乙酉四月丁卯仲父雷淵翁以餅果之奠昭祭于從子元直之靈嗚呼自伯氏之下世垂四十年而余何嘗一日忘其悲哉亦有時而自慰者迺以汝仁

厚之資直諒之行克類我伯氏幼年稱孤一身零丁而其所以致歡於慈母盡愛於二妹者真不墜吾伯氏孝謹之風迨其受室育子敬以相待義以爲訓家道稍立而族黨僕婢舉有欣服愛戴之心余心甚樂庶幾衰門餘業將有復振之望乎且其文聲夙茂衆

日常自念余無壯子雖一朝溘然収我者必是子也
孰謂今日反以我而哭汝乎嗚呼以汝豐姿偉器誰
之不如而止於斯乎以吾兄盛德純行而阨於其
生又不能保其孤嗣乎以吾先積累之慶曾不能庇
汝一人乎汝之令妻佳兒將何所依仰而汝乃死耶

宗祀之托埋誌樹碣當誰任之而汝敢死耶使我朝暮之身亦何所倚恃而汝乃死耶以此思哀心肝摧裂不覺湧血之俱零也嗚呼汝疾既革夢語必曰父母呼我又曰吾從父母去也或喜而笑或泣而悲是固常日孝思之所發而獨不知冥漠之中骨肉相聚果如汝夢語也乎悲夫悲夫即余心中之悲皆其所

人□□寧不義邪古之人有以生爲桎梏以死爲□
喪而歸者彼以有涯之生弊於無窮之欲哀樂亂其
性歌哭感其情牽縛膠固之死不遺謂之桎梏不亦
可乎故曰六塵濯而一氣神氣無生無死今汝之往
也安知不蟬蛻溷濁混合清虛泠風在御疾雷不驚
上下寥天與造化嬉遊而彼嗷嗷之過耳者如蟋蟀

之鳴焉則其快樂雖比之久客得歸不亦可乎余非
苟爲是說姑以寬汝之悲豁余之胸而已造化不測
之機誠有達幽明而齊物化者但不知汝聞吾言而
逌然以作乎抑無聞而窅然而止乎是又可悲也汝
於文章藻品甚高而獨喜余所爲蓋嘗就余刪選爲
若干卷手自考校編帙甫完而女則病矣豈女自知

生之禮不用而事神之道方始矣積日積月悠悠而
萬古而已矣哀哉哀哉尚享

祭李廣文 演文

嗚呼余真老矣歷數交游地下多於人間矣或後余
十數年而生謂其強壯可恃一朝棄我而先者又若

千人矣言之痛心不欲一二乃如吾廣文遠覽之識
大受之器類非適來而適去者世無知德天殢其疾
坎壈頓踣奚以匹士悲夫悲夫善之不必福余非於
君而始覺也臨文寫哀涕不勝揮嗚呼余真老矣尚
享

爲則媚于尊章順志承色和于姑姒同憂共樂親黨
歸仁僕婢懷德於我內助式多規度將善箴違實兼
友道手厥絲枲誘我詩書恃子經理忘我踈迂處窮
若命不懈終始幹家之才亦其餘事允厥懿美我銘
其坎豈曰不朽辭則無濫瞻彼楊山墓有拱木白首

懐禄執挽我鹿緬懐高風撫枕呻愾舊人凋謝惟一
李妹每言及子泣涕交頤愛好攸同匪我子私維揚
之窆初非久計堪輿者言風水是戒卜吉遷厝于廣
石馬孝子烈婦寔在其下骨肉泉塗亦有離合伊仲
之歌維伯之泣子母是惕魂氣無遠兹山澌靈可以

言情志交濟藹冕思憂欽謝祈満　國恩未酬同我
惕歎去年遷宅對峙其閒老人無徒每見益欵灑顏
皓髮期在歲晏何言一疾奄棄賓館寢门来哭心摧
淚漫同老先歸靈應悵惋令季攸託爰俾墓撰追公
雅尚纂辭無謏遠日云卜告哀祖幔伏惟明靈降歆
椒盞

祭一妹李氏婦文

嗚呼天之賦命于人也其禍福之理或不無乖謬而豈有如君之冤酷者耶人之受命于天也其窮通之數或不無偏全而又豈有如君之屯奇者耶君孝友之性根於天婉貞之教成於家自在懷抱已能知父

誠愛之篤無間同胞吾亦有恃於此而不以君爲憂
矣俞又短年以歿則君又死于辛亥矣嗚呼以君之
仁孝惠順何罪於神明而禍釁之來若是其偏酷耶
中年以後君亦育養子女樹立家產東湖一隅草屋
荒寒瓶無餘粟體無完衣而每見其夫婦和樂絶無

怨尤之言愁苦之色形於外余嘗喜其安命固窮有
類乎梁孟之為而獨念余貧產不能相庇拙性不能
相謀君之生活朝夕濵死而余恬焉若不知也拙翁
之虛老蓬蒿而余視之若行路也是余非獨有負於
君實亦有負於慈母也痗心自悼中夜失寐者數然

所必然者故夫婦偕老白首相莊子孫滿室怡悅膝下一子登第慰懷於纊息之前昌孫聖痘順經於在殯之日此皆君淵德純行受報於神明者也況君之幼少不能以四五十相期中年以後精力寖強居然至七旬遐齡此豈非天道至仁憐君窮厄無告而微

以年壽俾全其晚福耶行矣行矣逝者何知生者徒以是相慰耳慟矣慟矣余自去秋疾病沉淹委命造化朝不能謀夕食不過二合聽不過一更自知餘生能有幾許時而惟有精神黯黯泝念五六十年間兄弟嬉游之樂恍然若昨日事而幽明一隔奄作千古嗚乎吾可忍也斯可忍也斯君雖女子頗誦習古詩

君可含笑入地吾亦可收淚而無悲也嗚呼其然乎
豈其然乎尚享

祭拙翁李文遠文

哀哉拙翁謂子有知歟自勝冠至皓首一笑一顰惟
我暨子吾之悲子亦悲之奚待吾言之謂子無知歟

吾言之而子罔聞吾又何言哀哉拙翁登子之堂秋
葉飄飆載魄之木棲魂之帛粉旐檀爐非昔之隱几
也吾常意子之清高寒瘦必將蟬蛻于石竇羽化青
霄之上今何為此栩栩者哀哉拙翁死生契活此翁
之淚亦已竭矣瞥然而至悵然而歸今之肩輿亦非
昔之肩輿我心匪石胡寧忍茲哀哉拙翁世不尚德

散名利之心匪獨弗萠于我又有以關人之口即其
白首坎壈適足見其高雖吾外調其太潔而中喜其
有守不頽以一烏帽易其氷操也哀哉拙翁凡公之
潛德隱行上天其臨之以其積而未發者施厥孫子
流慶會吉吾知其必有日矣獨未知聖人所言福善

直為後世設教而假之辭耶抑理有必然而不可易
者耶吾於子之後卜之哀哉拙翁吾言止矣子當逝
矣踽凉此世知音盡矣華嶽之雲不嘗英英乎吾與
太華之所飛觴龜淵之月不嘗娟娟乎吾與月谷之
所繫船維子之青鞋赤藤未嘗不先後焉從茲以往
其[illegible]長靄逗瑤寄情於月裏雲頭以自況凝拾續[illegible]

樂拜先而有光顧後而無憂自忘餘日之寖短而惟喜汝日以壯大也我有子孫汝其于余誨我有園居汝其于余理我書在笥惟汝其朱黃之我枕偃床惟汝其湯丸之朝至而夕返京悼風泥往往發難經禮問對清敏冲襟慧解自有不叩而應未言而會者矣

余自謝事居閒無與為娛一日無汝固悒焉如飢汝亦憐余之老無人乎余側不能安其身一腔誠赤上帝其臨之矣嗚呼哀哉今日之事天乎鬼神乎吾嘗終夜泣以思天道佑仁天其肎殃汝乎鬼神福謙鬼神其禍汝乎非也此殆我之畸窮伎汝為餘年而反

長民色不莊而信形於外言不煩而感人也速則吾嘗期汝以河汾教授之功操觚屏夸巧之習纂言運明通之思則吾嘗期汝以山龍黼黻之手日夕之望曰天其或者悔禍于乃祖考培埴厥孫嗣以濬發未竟之志事在廟汝惟黍稷祖宗享其馨香在野汝當

麟鳳婦孺指為嘉瑞嗚呼哀哉今日之事果天乎果
鬼神乎皆非歟汝何為死耶豈門祚衰薄不足以畜
一瑞物而天亦無如汝何歟將天之生汝固將有為
及為氣數攸局罔施乎厥用則寧攝以還之淸明俾
不辱於澆濁也耶冤哉冤哉哀哉哀哉人之哭親戚
哀豈皆為才之昔今也之哭蓋斷吾之右手矣未始

以笑以溺朝至而夕忘歸焉常謂公雖長我數歲稟資完厚壽筭所至當逾於我孰知今日使我哭公乎嗚呼哀哉人生望八千百中一二數以壽獲爵生死泰平在公似可以無憾矣余所悲者仁不受報於天賢不見知於人備嘗窮厄以沒其齒而敦素古人之

風不復見於衰世耳盖公百善孝友為根甘澹屢鈌
朝不謀夕而膝下怡愉之色常令親志和悅妻子忘
飢逮夫孤露之後兩弟家十口孤寡並㸑以居握米
尺布與同有亡閨門湛翕之樂足使鄉黨誠服僮婢
心化草屋穿漏幾無施床處而公方燕坐手一卷敦
使之[illegible]

又祭拙翁文

芸芸夫物動且息兮勞勞者世歌又哭兮子嘗猶然

余何戚兮余懷之悲懷貞淑兮維士若婦式相穀兮

固窮安節矣無斁兮彼珠履者不知屩兮毋褐之短

中有璞兮峒雲飛晝渾月冥兮識音于焦而我獨兮

賢矣罔顯時弗遲兮殁而遂泯生之怛兮老筆無華
神所屬兮雖泉之潛亦孔灼兮予尚監止如怵惕兮
在耳之言逝可復兮三祀既闋萬事昔兮臨風反袂
淚橫落兮

一蒿大祥前一日祭文

嗚呼天不敢問敢測神明厥或饗餐并受其生惟此

于楊于考之趾松栢交柯皇祖邇止種善三世汔茲靡穫孰殲我良萃于冥漠其竟已乎尚有天道豈如爾家而卒無報挈彼孤童大哭遂前神尚聽之老淚如懸尚享

祭徐老漢奎文

昔者吾先子取人於精介不貳處門下者鮮或當意

惟君服事于既老克敏克順如耳目手足之無不如其心以卒先子之世君之為德於我久矣君之為人氣銳而辭直與人居不見其富貴也亦不見其貧賤也心之所可盡力乎弗報之地心所不合納履於衆趍之塗斯其所以愈窮而愈堅而愈見賢於君子者歟君有子三人[illegible]

之為得不媿死矣乎君雖不讀書知愛吾文嘗為作小傳以遺之又寫一通置篋中後有讀之者庶幾見其人於腐土之外矣嗚呼八十而死非哀也死而無稱為可哀也今余之哭專言君之賢乃所以甚其哀也君尚知也乎尚享

嵩陽書院三先生春秋享祝文

義大春秋名昭日月隣德不孤廟享罔缺

淸陰金文正公

忠孝兩全理事一致桐鄉遺愛苾薦无匱

浦渚趙文孝公

經邦之學識務之才象德報功式是牲罍

潛谷金文貞公

爲之言少時事蓋自其考上舍君淂習於睛峯先生至今三世其見遇如親戚云余嘗問叟曰何術而壽叟則應曰少也不好色老也不好財故壽又問曰叟以善書聞於世是亦有術乎則應曰孺子第善其心其心善安往而非善余心知其言將誘我以義也於是益敬之然叟既老家又貧盡室歸春州故林於是

叟益老不可来余尚幼不能就見者甲午冬外王父
下世而叟匹馬来訣于柩前哭殊悲曰謂公哭我乃
使我哭公乎既而入公之室見几杖琴碁輒爲之摩
挲久之悲不自已余又與叟語終日卒無倦色行步
尚健齒牙不落顔色不甚衰矣及别執余手曰不能
[illegible]

叟昔戲我我死吊諸余啞曰諾曷不吊諸今將吊歟山川間諸戒色戒得於我訓諸黃耇之言中心藏諸脩眉鶴髮何日忘諸

俞子成 默基 哀辭

余不佞文質無所底齟齬不當俗尚賴吾伯氏輓之於前二三君子推之於後僥幸其不陷於大戾矣不

幸既亡吾伯氏今又哭子成焉嗚呼悲夫余將誰與
為善也子成為人端諒多聞與人交不翕翕為同亦
不矯矯為異惟義之與趍嫺言笑善飲酒氣酣以往
其言絶磊磊可聽嘗從容把余臂曰子之道似老聃
余笑曰子非知我者然心獨知子成將以是誘我也

係以辭若干言以歸之矣
友道之市兮惟氣類兮劉強之矯兮弦而壓兮柔弱
之隨兮韋而脂兮雖則適兮將奚益兮弗益則損兮
久且悅兮舉世皆苟兮我友否兮我友之臧兮默以
章兮象之溫溫兮維義敦兮言之諾諾兮維執卓兮
我實巽惰兮子為果兮我實惛憒兮子為闓兮匪苟

為異兮是以似兮淡乎若鹽兮中實契兮酸鹹不并
兮豈大羹兮宮羽相託兮將雅樂兮嗚呼噫矣兮子
之死兮何畀之豐兮何命窮兮何得之濶兮何失忽
兮恭也之喆兮章也之達兮訓子之嗣兮將子之趾
兮述子之善兮將子之顯兮持慰九原兮聞不聞兮
兮矣莫遲兮道之衰兮哭子久欲兮今子何兮

耶然才者恒多夭以哀其父母其難爲才也弗才之
人未必皆壽也惟人之悼之也不甚故不特聞歎何
才者多夭也旣以是吊校理君因以哭獻可也
哀哉獻可有子於無者天兮無子於有者獨非天歟
所與者無少施兮而欲之速何因歎所受者不敢恃
兮而怒之亟胡然歟豈天之好惡與人異兮厚其所

弗肖而薄其所賢歟哀哉獻可

金澍人哀辭

婦人之德內而不出言之必有徵焉徵之必可信焉余之言金澍人之德也蓋徵於三其既笄以前者徵之西浦公西浦公澍人之叔父也其既歸以後者徵之吾丘嫂李恭人恭人澍人之夫之從姊也其既[illegible]

之門男女之得承顔而受教者宜無不賢且淑也其
後從吾嫂李恭人聞其大母趙淑人數稱其仲婦金
淑人之賢曰吾婦生於貴而能勤長於富而能儉事
吾敬而事吾子順是不愧尹夫人之孫也蓋淑人光
城公季女而自幼至笄養於尹夫人之側故趙淑人
之言如此云宜叔延安人與余有五世之好其游甚

客余每造宜叔把手劇談窮日夕無倦而謝人時時具美酒潔食以佐其樂又從戶外竊聽其論議所言詩書也則喜其或及時事得失人物長短輒為之不懌故宜叔雖廣交游其游多賢士終無雜賓宜叔為人清曠其大人郡守公素多疾杜門不仕家日益貧謝人則既殆內外不給宜叔與之曰吾終不以家事

哀哉游人何蹇淵其德柔嘉其儀而不克光顯厥躬以昌大子孫也我思其故所能者人所不能者天游人之生去文元公未遠故家詩禮之風洋洋乎閨闈而重以賢媪之訓　聖姊之則故以游人之賢而君子益信其世德游人于歸去文忠公亦未遠世家休戚與　宗國同運而前而泰者游人與賴其福慶矣

後而屯者澍人備嘗其嶔崎故以澍人之窮而識者知時之盛衰盖其所自盡者性也所不獲者命也此自古所悲奚獨為澍人之不幸哀哉澍人也

李士固 思重 哀辭文

李士固之卒也其友李宜叔謂余曰固也通弗滯於物使其得行志焉張經務者也黃崗文謂人曰固也

士固將以其澹泊寧靜者而發而為務者也合二子
之言以觀士固知士固矣雖然士固卒不試以死其
才不見世孰知余言之為信也士固諱思重為人恂
恂有士風盖其家世以孝謹聞余鮮兄弟惟朋友是
兄是弟是以擇友亦甚旣而得士固而喜然士固居
湖中来京師甚稀来亦不肯久留合并者恒少而朋

友燕集必相與言士固為之悵然良久其獨居尤思
首陽吳伯玉奉使湖中歸語余曰非獨子之思士固
抑士固之思子甚於子吾終夜與之言每言而及子
余於是知士固之心乃余之心而思其人益切嗚呼
士固之病卧南里也余一往問之疾革不得與之言

之闕也

烈婦金孺人哀辭

以死之難而能得其可死之義而志於素矣及其當死之時而又決焉不惑者斯可謂仁人之死矣不得於仁則一朝感奮而欲死當死而不能決久而其決愈難若程嬰者千百世一人而已程嬰者晉大夫趙

朔之友也朔死人謂嬰曰胡不死嬰曰非不能死蓋有待耳及趙氏孤冠成人嬰乃曰吾可以下報宣孟矣自刎以死君子義之嗚呼朋友夫婦其義一也若孺人金氏者夫死而無子即日自引死以殉此又何以稱焉宜陽南有容曰是亦仁而已矣出乎誠無背於理謂之仁止乎義獲其心之安謂之仁黃氏實有

幾有哀之者故制乎中擇其所安者而居之是豈匹
婦溝瀆之為諒也推其心將程嬰之為歸而無媿焉
者也可不謂仁乎孺人先山人先正文元公之後而
黄氏名樵其十月以夫婦之喪同日葬于廣州之山
孺人之弟純澤走書告有容乞其誄誄曰
胡彼之瑩瑩兮又洋洋兮孺人之魂兮曽不隨栩栩

者而偕藏庳之在嶽瀆之間兮高則依日月之傍吾聞瀟水之濆九嶷之陽有三墳之相似兮云舜與英皇魂髣髴其往来兮帶以厲兮珮以長前有須兮後有追千秋萬歲兮無疆君子作詩以告哀兮尚儻許之永傷

取獨取古人之書曰俛首讀之咳唾之聲不出户外
人或勸以功令之文則笑而謝之曰士之當為者止
於是乎蓋其立志自聲色口體而薄其慾將使天下
之物無一累其心自詩書六藝而賾其精將使百家
之術無不窮其理雖局於命卒無所成名然向使天
假之年得充其志汙不以一藝名於世者也自古聞

人君子能就其大業者不過以是心而已君之早死
天也是心乏以不朽矣雖然古之有志無命如李觀
李賀邢居實及近世金君山之徒皆作為文章自言
其志其言不亡而其心隨而不亡也余不知君之文
章亦有可傳於後世如秋風三疊者歟余聞君於古
[illegible]

聲而何美質之早萎兮又名譽之不揚聲聚而不可
恃者形兮自古而猶今夫孰瑩然而不泯澹然而獨
存者兮惟此達人之心達人之心兮不隨形而存亡
沒萬物而為壽兮誰能以百年為短長哀若士之好
脩兮苓珮服而自珍薄俗之不是為道兮將折中於
古人獨皇皇而遠騖兮畏年歲之不吾與父母勞而

朋友樂兮將負女而戴女奚不足於斯世兮遂堂堂
而去之獨此心之昭昭兮曾不埋乎厚土雖一毛而
亦祥兮豈千仞其爲鳳然彼獸之死野兮聖何爲而
流慟悲瑞物之逢殃兮悼時命之不臧孰舍心而論
人兮賢達用之弗章世旣不足以知君兮又孰知斯
言之可傷乎

兮孰如其白孰如其堅堅白之亦可化兮凡今之士孰知其賢嗚呼哀哉兮天之生賢僅百千而一人而維人與世兮又何鮮偶而多奇苗莠之不可同畝兮自古而已然君子之恒不福兮又何天道之懵焉世靡靡而日肆兮行無憚而言不怍孰頽波之能挽兮益悲九原之不可作嗚呼哀哉兮謂之何哉維宣父

之泣麟兮所以傷夫其来公之賢孝兮守道而不仕
述公之言而明公之志兮尚有俟乎君子典刑之有
不俱亡兮舍夫故家而將焉求嗚呼哀哉兮非夫人
孰為使余沉歎而長吁